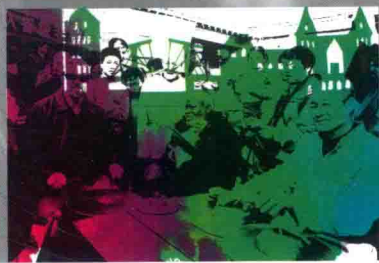




西方

应用民族音乐学 理论与实践



英文版主编 [加] 克里萨拉·哈瑞森

中文版主编 张伯瑜

译者 张伯瑜 殷石 陈佳 朱明月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西方

应用民族音乐学 理论与实践

英文版主编 [加] 克里萨拉·哈瑞森

中文版主编 张伯瑜

译者 张伯瑜 殷石 陈佳 朱明月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 / (加) 克里萨拉·哈瑞森, 张伯瑜主编; 张伯瑜等译.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81096-878-2

I. ①西… II. ①克… ②张… III. ①民族音乐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8805 号

Xīfāng Yīngyòng Mínzú Yīnyuè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

[加] 克里萨拉·哈瑞森
张伯瑜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特 16 开

印 张: 17.25 字数: 273.4 千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096-878-2

定 价: 7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in 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

Klisala Harrison, ed.

Helsinki, Finland: 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16. Electronic download, 212 pages, colour photos, transcriptions. English. ISSN 1796 – 2986. To obtain the English copy, visit http://www.helsinki.fi/collegium/journal/volumes/volume_20/index_21.htm.

英文版主编前言

《机构策略与实践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

作者：[加] 克里萨拉·哈瑞森

翻译：张伯瑜

在过去的10年中，应用研究在艺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急剧增加，其中就包含应用民族音乐学。它可以定义为“社会责任原则指导下的方法，扩展了常规的学术目标，拓宽和深化了知识和理解，关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其研究既可处在学术语境内部，也可以超越某种特殊的学术语境”（这是2010—2017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定义）。进行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人包括不同的音乐子学科，以及不同种类的文化工作者和使用音乐解决具体问题的社区工作者们（Harrison, Mackinlay and Pettan 2010; Harrison 2012）。应用民族音乐学者，包括本文集的作者们，利用民族音乐学之外的不同学科视角，使其研究在音乐和与音乐相关的陈述上具有了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等各类问题的意义。

应用民族音乐学所提出的特殊问题反映了其交叉学科的性质，通过所展示出的研究成果，除了音乐之外，还包含舞蹈、戏剧和艺术节，以及把民族音乐学的工作用在了通识教育、商业、本土研究、市民研究、媒体研究和城市研究之中。通过这些来自德国、中国、英国、美国、津巴布韦、南非、塞舌尔、委内瑞拉和澳大利亚的成果的展现，我们能够反映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国际发展趋势。

由于人们普遍是从工作的范围来理解什么是音乐的应用研究的，而工作范围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大学“转化”的方式是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Mittelman 2018）和减少民族音乐学的专业性和课程的数量。民族音乐学家们着眼于就业，而不仅仅是学术。除了教育机构，以机构来支撑的应

用民族音乐学工作包括更广泛的公共层面，以及个人的和公众的社会组织，或者第三方组织，如国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第二波发展”中全球正在发生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应用型的民族音乐学的机构类型的多样性急剧增加（哈瑞森 2014）。

与此同时，与其他领域中的学者一样，民族音乐学家们在教育环境中的持续工作越来越重视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对其的应用，以满足基金会的建立者和学院的要求。这些研究在本文集所涉及的政策和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应用民族音乐学成为了一门学科，体现了对实践进行理论性反射，是把民族音乐学放在学术之内和学术之外所产生的结果的思考，其中之一，用哈博马斯（Habermas）的话说，是在“调查由人所指定的一系列历史性的事物，这些事物是个人兴趣的集合，其中仍然包含着理论，但是理论是交叉的，并超越了思维的活动”，而且，在“研究历史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中，虽然根植于行为，理论也能够插入进来（1974：2）”（Titon 1992：319）。

在越来越多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文献中包含了对应用实践的批评（例如：Birenbaum Quintero 2008, Casserly 2012, Davis 2008, Kartomi 2008, Naroditskaya 2012, Papanikolaou 2012, Qashu 2012 and Skinner 2012）。在这种趋势之上，计划出一本专题的文集，反映着在机构上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角色的思考。机构——在这里被理解成为正式的组织——是今天最普遍的场景，应用民族音乐学经常在此领域中工作或与其打交道。

这本文集的特别之处是，各项研究本身所讨论的是国家之内应用民族音乐学和机构策略之间的关系。大致来说，策略通常提供的是在机构所处环境中的最佳实践应该是怎样的。相关策略，因为它们是通过音乐活动来强化的，或者是与音乐活动相关的，所以，对于个人、社区、社会和文化形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集的作者们通过策略以及他们个人在这样的应用过程中的角色，分析了机构中在音乐应用上的一般趋势。这种特殊的焦点需要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今天，应用民族音乐学应该采用什么类型的机构政策？对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来说，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在强调具体问题时，这些问题有的是学术性，而大部分是非学术性，而且还包含不同的机构策略类型，甚至是国际性的相关政策，那么，这其中音乐的相关角色是什么？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课题、理论和成果，在具体的策略中其价值和问题又

是什么？

基于机构及其策略来检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实践，这个特殊的视角将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在音乐上实施应用工作的机构策略方面提供了最佳的实践指导方针。本文集中的文章，除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外，还提出了如下问题：在音乐上的应用实践者，当他们面对某种特殊类型的策略时，以及运用这些策略时，他们使用的最佳实施方法是什么？从区域化的历史和研究的实际例子中能够学到的具有国际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哪种应用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实践是有效的或无效的，其例子是什么？

本文集覆盖了各种问题，对政府性的机构——其中既包括公共性的，也包括政府性的，民间的机构和第三部门，以及教育机构——其中所涉及的某机构可能是公共性的，也可能是私人性的，作者们对以上机构的工作状况进行了学术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作为机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方法，以及在大众传媒和更加广泛的文化－经济中，比如在艺术节和社会民俗活动的进程中，音乐在应用性方面具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作者们还考虑到了在区域、国家和国际机构策略框架中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作用，以及“框架式工作”（frameworking），或为了行为、策略制定和与政府打交道所确立的更加广泛的语境。作者们为了建立机构的结构和制度，以及机构策略，认真思考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作者们反驳把音乐的干预进入到策略制定和机构架构之中。

总体而言，“机构策略和实践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其目的是提供对应用实践和研究的看法，以便对应用型学者、学生和实践者有帮助。在国际的范围内，对于音乐的书写怎样介入到机构的策略问题，是否应该介入，或者最好不介入，对此进行思考与讨论。

本文集的关键词：应用民族音乐学 机构 政策 政府 民间社团 教育

参考文献

Birenbaum Quintero, M. 2008. To Conjure or to Mourn? The Ambiguities of Cultural Policy in the Colombian Con?ict. 1st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Ljubljana, Slovenia.

Casserly, R. 2012. Divided Peoples, Shared Traditions? 3rd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Nicosia, Cyprus.

Davis, R. 2008. Ethnomusicology, Broadcasting and Ideology in Mandatory Palestine. 1st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Ljubljana, Slovenia.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10 – 2017.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 <http://ictmusic.org/group/applied-ethnomusicology> >

Harrison, K. 2012. Epistemologies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56(3), 505 – 529.

Harrison, K. 2014. The Second Wave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MUSICultures*. 41(2), 15 – 33.

Harrison, K., E. Mackinlay and S. Pettan. 2010.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Kartomi, M. 2008. Contemporary Musical Change in the Former Conflict and Tsunami – Hit Zone of Southwest Aceh, Indonesia – A Case for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1st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Ljubljana, Slovenia.

Mittelman, J. H. In press(2018). *Implausible Dream: The World – Class University and Repurposing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aroditskaya, I. 2012. Music of Rebels, from Red Square to Tahrir, from Chechens to Home in Washington. 3rd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Nicosia, Cyprus.

Papanikolaou, D. 2012. The World in Crisis; Social Activism with Music: Absence of Intention and Desultory “Artivism.” 3rd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Nicosia, Cyprus.

Qashu, L. 2012. Arsi Oromo Women’s Music in Ethiopia as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3rd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Nicosia, Cyprus.

Skinner, A. 2012. “You’ ve got to know when to blow and when to suck”: Changes in Australian Military Band Policy and Culture after World War II. 3rd Symposium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Nicosia, Cyprus.

Titon, J. T. 1992. Music,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Practice of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36(3), 315 – 322.

中文版主编前言

《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介绍和个人认识》

张伯瑜

说 明:

最近,应用民族音乐学成为了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词汇,但对其的定义还很模糊,什么样的研究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还不是很清楚。2015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期刊 Collegium 在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主任克里萨拉·哈瑞森(Klisa Harrison)的建议下,出版了应用民族音乐学专刊。其文章征订过程是有意贡献文章的学者首先提交一个摘要,摘要通过后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全文。之后,编辑部把文章分给国际范围内的学者进行盲审,三人盲审中,有两人不通过者文章不予采用。结果是10篇文章获得通过,并在2016年予以发表。这些文章可以在以下网站上获得:http://www.helsinki.fi/collegium/journal/volumes/volume_20/index_21.htm。

本人所撰写的文章是有关中国社会考级内容的,以中央音乐学院社会考级为讨论焦点,探讨中国音乐社会考级过程的产业链问题。本人认为,此文主要是针对国外学术群体,没有必要翻译成中文,并在此发表。故而,用下面的文章来替代原有的英文文章。此文是介绍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专文,其中也包括了对此文集的介绍,并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2017年第3期)。本文在介绍了西方学者的成果之后也提出了个人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解与认识,即把音乐活动分成音乐制造过程和制造的组织过程两个环节。对前者的研究为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而后者为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

关键词: 民族音乐学 应用民族音乐学 音乐行为 音乐制造过程 音乐活动与组织

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应用民族音乐学”。初看此名词会联想到其他学科，如应用数学、应用哲学、应用社会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对此概念的直觉认识是，把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用以解决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带着这样的认识，本人在数年前初次听到该词汇的时候就产生了进入到此研究领域的愿望，并借助中央音乐学院“211”三期建设的机会，在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乐器陈列室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还进行了音乐节的组织、中国音乐研究成果的翻译、以及民间音乐音响的出版工作。^①当时本人认为，这些工作都属于应用型的，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一部分。

后来开始系统学习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文献，并参加了2014年在南非举行的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讨会；2016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同类型研讨会。从2012年开始，本人受邀参加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andbook*)的撰写工作；2015年，参加了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社会科学期刊 *Collegium* 应用民族音乐学专刊的撰写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本人逐渐了解了西方学者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不同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故此撰写此文，以供大家讨论。

一、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

目前，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上有两个被广泛引用的观点：

其一，在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官方网站上有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的介绍，其中，对该领域的定义如下：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一种受到社会责任引领的方法，把越来越广博的和深入的知识和理解从一般的学术目的引向解决具体的问题，可在特殊的学术语境之中，或特殊的学术语境之外进行工作。^②

① 张伯瑜《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与思考》，《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3期，第89—95页。

② 此段文字的英文原文如下：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is the approach guided by principl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extends the usual academic goal of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 solving concrete problems and toward working both inside and beyond typical academic contexts.

见：<http://www.ictmusic.org/group/applied-ethnomusicology>. (2017年1月5日)

其二，在《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的和现实的方法》(*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①一书中，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倡导者，也是 ICTM 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第一任主任斯文尼博·帕顿 (Svanibor Pettan) 给出了他的定义，其中包括了四个要点：

第一，应用民族音乐学是“行为民族音乐学”(Action ethnomusicology)，是音乐文化的局内人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来有计划地改变其所拥有的传统；其二，应用民族音乐学是“文化互动的民族音乐学”(Adjustment ethnomusicology)，是不同文化的人们，运用不同的文化代码相互作用；其三，应用民族音乐学是“管理的民族音乐学”(Administrative ethnomusicology)，是文化的局外人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按照某种方案来改变传统；其四，应用民族音乐学是“鼓动的民族音乐学”(Advocate 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家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来增长某个特定文化群体的自我决定力量。(16 页)^②

可见，帕顿认为，民族音乐学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应用民族音乐学是对学术性研究的发展和补充，对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补充，对民族志的、艺术的和科学的研究的补充，使研究本身能够得

① Svanibor Pettan and Jeff Titton (edit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此段英文原文如下：

due to their directive potential for moves i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1. Action ethnomusicology: any use of ethnomusicological knowledge for planned change by the members of a local cultural group. 2. Adjustment ethnomusicology: any use of ethnomusicological knowledge that makes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s who operat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codes more predictable. 3. Administrative ethnomusicology: any use of ethnomusicological knowledge for planned change by those who are external to a local cultural group. 4. Advocate ethnomusicology: any use of ethnomusicological knowledge by the ethnomusicologist to increase the power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a particular cultural group." (P. 16)

到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①

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

相对于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来说,应用民族音乐学太年轻了,至今只有近10年的历史。20世纪初,在ICTM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对应用民族音乐学产生了兴趣,并努力在ICTM之内成立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2006年,在斯洛文尼亚的卢比亚纳(帕顿的家乡)举行了“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学和民族舞蹈学”学术研讨会,其副标题是“应用学术问题”,^②该研讨会对于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的成立起到了促进作用。2007年,在维也纳召开的ICTM第39届大会上(2007年7月4—11日)设立了一个专题研讨会,题目是“应用音乐学的政治:新视角”。研讨会上共有6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他们是巴西学者萨姆尔·阿劳尤(Samuel Araujo),美国学者毛润·劳格恩(Maureen Loughran),澳大利亚学者简妮弗·纽瑟姆(Jennifer Newsome),南非学者帕瑞西亚·奥庞杜(Patricia Opondo),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文尼博·帕顿(Svanibor Pettan),以及马来西亚学者谈苏秉(Tan Sooi Beng)。在正式大会之前,即2007年7月10日举行了一个预备会,讨论了成立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的议题。该预备会有44位成员参加,确立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见上述定义)。^③此次

① 英文原文如下:

1.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does not st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academic domain, but should be viewed as its extension and complement.

2. Relatedly,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is not an opposition to the theoretical (philosophical, intellectual) domain, but (again) its extension and complement.

3.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is not an opposition to ethnographic,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their extension and complement in the sense that in-depth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based on such research and activity can inform applications of music and ethnomusicology.

② 参阅2006年ICTM学术通讯(Mojca Kovačič and Urša šivic in the ICTM's October 2006 Bulletin)。

③ Klisala Harrison, Elizabeth Mackinlay and Svanibor Pettan (edite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3.

大会也标志着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Applied Ethnomusicology Study Group）的成立。

应用民族音乐学小组成立后的第二年，即2008年7月9—13号便召开了第一次小组学术会议，会议地点是斯洛文尼亚的卢比亚纳，会议题目是“应用民族音乐学：一种历史的和新出现的方法”。会议共设立了三个议题：在世界语境中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和思想史；独立课题研究和评估；在冲突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三组讨论，分别是：处在危险境地的音乐和群体；民族音乐学对濒临灭绝的音乐文化的职责；应用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治疗和康复上的方法；在冲突和创造和平中音乐价值的理论建构。^① 此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便成为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第一部文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见下文对该书的介绍）。在此之后，根据ICTM的规定，各研究小组应该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便于2010年7月19—30日在越南河内举办了第二届会议；2012年，在塞浦路斯的拉马卡举行了第三次年会；2014年在南非的东伦敦举行第四次年会；2016年10月在加拿大卡普顿（Cape Breton）举行了第五次年会。在加拿大的会议上经过参会成员通过，第六届年会将于2018年7月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知，应用民族音乐学刚刚走过10年的历史，专门的会议也只有五次，所以，它还很年轻，许多问题还不清楚，特别是在学科定义、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很模糊。中国学者一直强调音乐为社会服务和音乐研究为音乐创作服务的理念。把学者们的研究用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发挥学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民族音乐学者们可望还未可及的追求，应用民族音乐学在此方面为民族音乐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三、三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最新成果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以应用民族音乐学为标签的学术成果，尽管属于应用民族音乐学范畴内的出版物很多，但这些成果均被列入

^① Klisala Harrison, Elizabeth Mackinlay and Svanibor Pettan (edite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3.

了诸如音乐教育、音乐社会学等标签之中,以应用民族音乐学为视角的文献凤毛麟角。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成果被收入到了三本文集之中。在此,对这三本文集做以简要介绍。

1.《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的和现实的方法》(*Applied Ethnomusicology—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① 该文集是2008年在斯洛文尼亚的卢比亚纳举行的第一次小组学术会议之后的成果。全书包括12篇文章,由不同作者撰写,另有序言(一位作者)和绪论(两位作者)。12篇文章的12位作者,另加序言和绪论3位作者,共计15位作者。可以认为,这15位作者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代表人物。

绪论的两位作者,哈瑞森(Harrison)和帕顿(Pettan)是当今应用民族音乐学的领军人物。前者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的两任领导,而后者是ICTM的总书记。两人在绪论中主要讨论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和几次会议的主题。

12篇文章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在国际视野下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当代解释”。^② 其中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保持距离,把庶民他者化:对民族音乐学者在舆论和社会正义上的参与的再思考》,^③ 作者安娜·霍夫曼(Ana Hofman,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和新戈里察市大学);第二篇《解决冲突:在南非福特海尔大学音乐系和“土族音乐及口头历史语境课题”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④ 作者本哈德·布雷宾格(Bernhard Bleibinger,南非福特海尔大学);第三篇《基于应用民族音乐学、音乐治疗和民族志的合唱教育:在北昆士兰哈泼威尔地区的一个个案中引发出的学术研究》,^⑤ 作者莫瑞尔·瑞格伯格(Merel Swijghuisen Reigersberg,民族音乐学博士)。

① Klisala Harrison, Elizabeth Mackinlay and Svanibor Petta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②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③ Maintaining the Distance, Othering the Subaltern: Rethinking Ethnomusicologists' Engagement in Advocacy and Social Justice.

④ Solving Conflicts: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t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Fort Hare, South Africa, and in the Context of IMOHP.

⑤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Music Therapy and Ethnographically Informed Choral Education: The Merging of Disciplines during a Case Study in Hopevale, Northern Queensland.

第二部分“教学法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实践”。^①其中包括四篇文章：第一篇《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和所包括此学科的大学》，^②作者艾里克·马丁·乌斯纳尔（Eric Martin Usner，民族音乐学博士）；第二篇《从布汝鲁刺来的大女人：舆论的一种方法和澳大利亚北部延宇瓦土族社群的应用民族音乐学》，^③作者依丽莎白·马金利（Elizabeth Mackinlay，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第三篇《在黑暗中歌唱：应用民族音乐学和摇篮曲研究》，^④作者卡塔瑞娜·鸠婉斯科（Katarina Juvancic，斯洛文尼亚的卢比亚纳大学）；第四篇《坚如磐石：歌曲作为文化和不同年代人群的桥梁》，^⑤作者沃克·魏斯尼克（Vojko Veršnik，斯洛文尼亚的卢比亚纳大学）。

第三部分“建立可持续的音乐文化”。^⑥其中包括两篇文章：第一篇《三个旅行者，五个回忆录和七种声音：音乐中操作性的持续》，^⑦作者哈伯·施伯斯（Huib Schippers，澳大利亚昆士兰音乐学院，现美国史密斯民俗唱片出版社）；第二篇《塞尔维亚塔泼辣地区农村传统歌曲的复兴可能性质疑》，^⑧作者泽雷纳·族万诺维奇（Jelena Jovanovic，塞尔维亚科学艺术研究院）。

第四部分“冲突时的音乐作用”。^⑨其中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奥地利的少数民族音乐：冲突和互文化策略》，^⑩作者乌尔苏拉·赫梅替克（Ursula Hemetek，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第二篇《海啸和冲突后亚齐中的音乐艺术》，^⑪作者玛格瑞特·卡托米（Margaret Kartomi，澳大利

① Teaching Pedagogies and Research Practices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② United States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Engaged University.

③ Big Women from Buurulula: An Approach to Advocacy an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with the Yanyuwa Aboriginal Community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④ “Singing from the Dark”: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Study of Lullabies.

⑤ Solid as Stone and Bone: Song as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and Generations.

⑥ Building Sustainable Music Cultures.

⑦ Three Journeys, Five Recollections, Seven Voices: Operationalising Sustainability in Music.

⑧ Question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vitalising Traditional Rural Songs in Topola, Serbia.

⑨ Music's Roles in Conflict Situations.

⑩ The Music of Minorities in Austria: Conflict and Intercultural Strategies.

⑪ The Musical Arts in Aceh after the Tsunami and the Conflict.

亚莫纳什大学);第三篇《复音文化:概念化和应用媒介课题的结果》,^①作者布瑞塔·斯维尔斯(Britta Sweers,瑞士伯尔尼大学)。

2. 第二个重要文献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2016年英文版的学术期刊*Collegium*,在此翻译成《赫尔辛基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这是一本国际化盲审的期刊,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2016年下半年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专刊,命名为《制度策略和实践》^②。其中发表了十篇文章。发表的前一年刊物采用了征集形式,各国学者自愿撰稿,但先投去论文摘要,经过筛选后选择了十余篇;而后要求作者完成全文;再经过盲审,最后选择了十篇予以发表。其中包括:

(1) 克莉萨拉·哈瑞森(Klisala Harrison,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本卷主编)的文章《为什么需要应用民族音乐学?》^③; (2) 萨丽·特瑞隆(Sally Treloy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文章《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熟知群体:澳大利亚土著歌曲的互文化研究》^④; (3) 艾米莉·乔伊·汝特赛尔德(Emily Joy Rothchild,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章《德国汉堡的移民流行歌手:调和教育政策和社会融合》^⑤; (4) 玛丽·克里斯替安·帕瑞特(Marie-Christine Parent,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和法国尼斯索非亚综合理工学院 Nice-Sophia-Antipolis)的文章《身处两边:在官方学校和音乐家之间的民族音乐学者》^⑥; (5) 马里奥·斯维格胡森·瑞格博格(Muriel E Swijghuisen Reigersberg,伦敦大学)的文章《政

① *Polyphony of Cultures: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an Applied Media Project.*

② Klisala (editor).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in 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 Volume 21. *Collegium.*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16.

③ Why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④ Approaching an Epistemic Community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ies in Australia: Intercultural Research on Australian Aboriginal Song.

⑤ Migrant Youth Hip-Hoppers in Hamburg, Germany: Negotiating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⑥ “Being on Both Sides”: The Ethnomusicologist between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Musicians.